

云南文献史料丛刊之一

云南民族学院

历史系

图书馆

印

滇雲歷年傳

上册

卷一至卷四

K297.4  
19  
:1

.. 00613

滇雲歷年傳

卷一至卷四  
第一冊

K297.4

18  
4

云南民族学院 历史系  
图书馆 印

自序

夫漢雲一隅。彈丸耳。翦與圓之一角。秦嶺蕪江。審律呂之單音。壺笙愁笛。分九天于九野。是日朱天。別五服以五圖。此為華服。驗禹貢之导山制水。鍊夷薈不是深州。向陽山於張揚。燭煙而蘭漪俱非黑水。蓋禹禹成禹。自古而然。奴納為雷。於今尤甚。何況昆明西去。澤近光珠。汎水東來。金輝旄石。因而名長。誤自元人。畫以為池。劫从漢帝。柱或銅而或鐵。附僕為多碑。忽仆而忽兴。诙吟非鮮。涒訛內名兒。以宋眉姓。关山何人。指物为神。穆文金馬。清按越裳海上。周公之車式安存。試看阿瓦江头。玉驥之盟言已廢。五華樓閣。建木東西。善闡城隍。穆成南北。是皆古今之變易。漸生称号之乖违。若有人兮。吾姑舍是客。何為者。聊委言之。然此犹曰世謬之相承。更可异者。道謬而成习。才原短尺。不顾袁崧之五候。見亦傍偏。固识魏收之一字。蓋緣心术匪正。遂致紀載空蕙。言之不文。盜亦有道。宥因裏且不服於韦皋。奉聖采中。或有識於白傅。杜悰相公云。更制度苟矣。崇文高駢节度之淳涵。考辭究賦。突得觀之书法。經國名臣。合以行为。丹青妙手。不审宝鳴神之藏。头露尾抑。独何與。窈恐竭盈。荼之移粉过眉。良足嗤。此吾漢雲歷年傳之所由作也。嗟乎。野史編年。視吾家之东庄居士。詳慎何如。旅壁削牋。較首人之北。夢談言變衍而已。

乾隆二年丁巳九月九日新安契叟老人倪婉自识於雲南寓居时年七十

总目录

卷一

帝堯陶唐氏戊辰五年起至秦始皇三十六年

卷二

汉武帝元狩元年起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

卷三

蜀汉後主建兴元年起至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卷四

唐高祖武德元年起至五代周順德六年

卷五

宋太祖乾德三年起至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卷六

明太祖洪武元年起至英宗正统五年

卷七

英宗正统六年起到至武宗正德十六年

卷八

世宗嘉靖元年起至神宗万历十二年

卷九

神宗万历十三年起至熹宗崇祯十六年

卷十

大清

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起至康熙七年

卷十一

圣祖仁皇帝康熙八年起至六十一年

卷十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起至十三年

引用书目

劉恕通鑑外紀	金履祥通鑑前編	尚書
路史	河圖繫	汲冢周書
山海經	周禮	春秋左傳
董贊禹謨	國語	逸周書
爾雅	杜佑通典	漢書
張道宗古漢說	史記	呂覽漢故
韓非子	范氏後漢書	朱子綱目
一統志	司馬溫公通鑑	鄭樵通志
包弼捷漢志草	丁煥漢志補遺	南詔野史
大事故	晉書	括地志
唐書	白古記	袁平世傳
通鑑集覽	方輿勝覽	
博物志	魏晉南中志	華陽國志

蠻夷傳

田世容順寧志

古滇考

新唐書

李元陽大理志

水經注

平中興贊祥志

三國志

諸葛元聲滇史

元覽

瑞應圖

十六國春秋

荀悅漢紀

王子年拾遺記

蜀搗机

任中宜新兴志

朱若功呈貢志

黔國沐氏世譜

張毓碧雲南志

楊慎滇載記

謝肇淛滇略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隋書

老子道德經

庄子

北史

駱爽王集

元獎法師西遊記

五代史四夷附录

說铃

南園漫錄續錄

說郛

虞初新志

广东新語

錢邦芑蕉書

北麓藏書

徐健庵集

姜宸英未定稿

彭雨森滇黔遊集

残明记事

程封滇補

阿瓦零編

倪輅明野史

蘇詔德化碑文

滇南雜異志

演記

韦齐休雲南行紀

宋史

緝史

杜少陵集

全唐詩

西陽杂俎

程羽文演月令

元史

南村辍耕錄

雲南志

沈存中筆談

後漢書郡國志

二谷山人滇水利擬策

天下名山記

綱鑑易知錄

傅良弼續名第錄

馬端臨文獻通考

歷代名臣奏疏

傅程雲貴舉人名第錄

田汝成炎徼紀聞

諸葛武侯集

明世法錄

選舉志

朱鷺建文书法擬

諸葛元声平壤錄

革除記

郭子章贵州志底

次禹引良篇

馮氏叙毛復葉希賢事略

徐機順守府志錄抄

明取官志

黃元治大理志

獻俘仪注

樊綽南蠻記

盧詢楚雄志

李时珍本草綱目

李元陽雲南志略

黃道周博物典彙

名勝志

清道光雲南新志

王伊齋明史列傳稿

陸游南唐書

明季遺聞

顧炎武日知錄

袁宏後漢紀

邵叔子集

潘確居英書

續金門小抄

漢雲歷年傳卷一

契單老人悅蛻譜 曾孫懷樞梅岑參校

起帝堯陶唐氏戊申五年至秦始皇三十六年

外紀曰。天皇氏繼盘古氏以治。出於崑崙无外之山地。皇繼治。立乎中央。主治四方八极。人皇繼治。相厥山川。分为九区。

通鑑前編曰。黃帝畫野分卅。得百里之國万区。顓頊高陽氏建九州。曰豫豫梁冀青徐兗揚荆。繞領万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

尚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路史。南交。西。皆國名。

前編曰。堯因顓頊所建。仍為九州。

蛻按。三皇以來。化被无外。日月所照。莫不疏勵。此西南一隅。建國即在万國之内。分卅即在九州之内。迨後太禹平成之後。荆夷辨服。而漢雲遂与崑崙析支。深按。四國圖。在要荒三服者。蓋荆地之宜。而因民之利也。河圖纬曰。在地乃深。州商土。蜀之范围也。韪哉。

唐帝永戊申五年。南夷越裳氏朝貢大邑。

蛻按。西南事之見于史者。始此。然路史載高陽氏後諸國有越裳。注云。即灌之越裳。是吳至此貢也。

者。焉知非灌之越裳乎。但周时白雉以及王莽所风谕。皆在西南。则其慕化来朝于唐者。亦必此夷矣。

矣。

商伊尹受湯命。为四方献令。產里百濮。以珠玑海碧等物为献。

周初时。文王化行江汉以南。西南蛮卜人贡丹砂。

汲冢周书王会解曰。伊尹受命为四方献令曰。臣请正南瓯。郢桂园。损子產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海碧。象齿。文犀。翠羽。箇鵠。短狗。为之献。又曰。卜人以丹砂。按。瓯今福建建宁地。郢今河南鄖州。桂今粵西衡城。损子赤詳。產里即車里。亦名微里。夷音无正字耳。百濮今蒲蛮夷之多。曰百。犹越百夷也。九萬山名。山海經云。南海之内有箇山。海当作瓊。音代。瓊音妹。箇鵠。箇山所产云鵠也。短狗。今西洋哈叭夷。短小也。今瓯人称小脚。卜人即濮人。

晚接王会贡献。皆指四裔而言。商时之献珠珍异。而周则只以丹砂。不责异物。以恤远人也。然则商周时。滇云为贡献之国可知矣。司馬貽曰。要服以内为九州。其外尚有夷。僕三服。总而言之。皆号蕃国。又大行人曰。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以此观之。滇云之不属梁州。益信。

武王十有三年。秦伐纣。濮人会於孟津。蠻授。此西南夷会周。中國征伐之始。尚書曰。及虜蜀羌黎微。震彭濮人。似八种俱属西南夷。而路史

國名記載。漢熊姓彭濮人皆峽外為楚害。楚灭之。又引春秋文十六年麇人率百濮伐楚昭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伐濮。杜注云建宁郡南濮夷地建故县今为镇隶石首等语。今杜注但云濮南夷也。不知路史何据。且蜀汉改孟升为建宁郡。晋又改为晋宁郡。杜係晋人。注当从晋。不立尚曰建宁至石首去武昌不远。而云建故县为镇表之。更为不解。要之百濮者犹夫百粤也。言其多非一脉之可循。一隅之足指。故谓之百。今百粤既合浙闽两广而并称之。则濮亦合楚蜀黔滇而以百名。想復同之耳。

善乎董贊之百濮考曰牧誓庸蜀羌黎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汉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遠周书伊尹为四方猷令正南百濮。尔雅南至於濮沿。郑语叔熊逃难於濮而蚕。楚蠻冒始启濮。刘伯庄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郡。吳南土也。又云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棉文面折腰赤口黑髮等种。周书王会篇十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蛮。蓋濮人也。诸濮地俱与哀牢相接。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顺宁所名蒲蛮者是也。白语称其为濮。不称为蒲。是一证也。其言如此。益自信。百濮非一隅之可指者矣。然以今孟津者为确是顺宁之蒲蛮者。亦非也。窃谓百粤百蛮其为地也无不广袤数千里。而豈一隅一迹之所能概哉。故孟津之会。通指八围。皆西南夷可耳。

成王辛卯六年越裳氏重译献白雉。

前编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译而未朝。

公曰。德泽不加君子。不饗其质。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吾國之黄耇曰。天无烈风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归之於王。称先王神灵。致祭於宋廟。使者归。迷其路。周公錫以輶車五乘。皆为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常为先导。示有以服远人而正四方。

蠻接明於車里。木邦孟養。緬甸八百大甸。老挝。俱置軍民宣慰司。是曰六慰。而注家謂老挝即古越裳氏。又云。車里本名產里。以象齒短狗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改名車里。然則車里亦越裳地矣。史稱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今老挝實在南海之濱。與占城固近。而占城居交趾之南。志。亦云。古越裳氏界此于叟意合。老挝其果越裳氏耶。

惠王時鳳凰鳴於西山。

通志曰。土人不知鳳。呼為碧鳴。因名其山。今山在今城西三十五里。有祠。

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鳴之神。可鵠祭而致。於是趙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注云。二山名。在漢池左右。顏師古云。金形似馬。碧形似鳴。王褒後文曰。黃金之馬。綠碧之鳴。合顏王二說而觀之。是神名。非山名也。南元人張道家紀古漢說云。周宣時天竺摩耶提國阿育王生三子。長福邦。次弘德。次至德。俱健勇。因父有神瑞。其色如金。爭欲得之。王意欲与李。以博私授至德。纵馬东驰。王命

三子曰。捕获者主之。三子各部众退至渢池上。长子意馬飲渢池。渴而齧之。不获。仲子意馬至甸中。亦不获。季子追至東山松林以繩邀之。馬見繩而就。遂获焉。時各屯留未回。阿育王憂思。遣舅氏神明統兵迎之。為袁牢糞所阻。遂歸渢。各主其山。初。福邦先至西山。時有碧鳴集山上。渢人呼鳴為鳴。因名山為碧鳴。福邦既歿。為碧鳴山神。至德至東山。得金馬。因以金馬名山。既歿。為金馬山神。弘德後至北野。歿為巔头山神。今安寧。龍馬跳洞山石上。蹄痕深尺許。

輶按。漢雲荒誕之地。其傳聞祖述。頗多誕漫。况金馬碧鳴又出於方士之口。正不必向痴人夢中討實跡也。但其言只謂神。不云是山之神。細绎王褒移文可見矣。至若阿育王之有无。鳳凰集之是否。而周宣周惠是一是二。金形碧形為虛為實。皆勿深辨。惟夫周時東遷。以至惠王百年矣。周公之道全廢。孔子之聖未生。是時季大臣。逆伯作亂。鄭卫致師。而天子奔溫。齐桓方霸。而漢不声罪。此正人倫攸數之時也。鳳凰載聖膺仁。右留左貿。非梧桐不棲。非練实不食。其不鳴集於中原。而矢音於蛮徼者。天亦有所感。而然者耶。抑衣禹而生於丹穴者。亦必燭嗣而归於朱天者耶。不然。以惠王之時。而胡為鳴鳴於西山也哉。彼阿育王子。又烏足以当之。

星王時。楚使將軍庄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以西。遂以其眾主渢。

史記。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渢池。方

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众王漢。更服从其俗。以長之。漢改蹻使部將小卜收漢西諸蠻。既不得歸楚。始築苴蘭城居之。

蛻授此西南称漢之始略地。至漢者莊蹻。史漢皆同。蹻係莊王苗裔。蓋莊王於威王相隔十余世。所以謂之苗裔耳。至韓非子所言为盜於境內者。乃是莊王之弟。另一莊蹻。先後且二百年。只緣宋隱。注史記忽略於本傳苗裔二字。乃曰蹻楚莊王弟。為盜者。於是生後人之猶疑。遂引范蔚宗後漢書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漢之語。以為馬班皆慢殊不知史漢說威王時莊蹻王漢。范自說頃襄時莊豪王漢。夫威至頃襄歷三代五十余年。豈必蹻之尚存而豪非其子若孙耶。是不得以頃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蹻為非也。至謂自王後十余岁。秦灭之。史无是语。緣讀史記誤耳。史於其下紧接。秦时當頃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頃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國。而开蜀故道。此与上文王秦時當頃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頃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國。而开蜀故道。此与上文王義府也。諸此國指良郎諸國。漢不在內。故今建置表中俱曰秦時道通置吏者非也。若为秦灭。则漢已絕矣。後之當羌。又安得尚為漢王乎。及通道後十余岁。秦灭以至汉兴。皆弃此國。不更置吏。亦不由此道。而开通蜀之故徼。用此以引起下文。汉事非。指謂莊蹻被灭也。至蹻留漢自王。事非。得已。犹之唐玄奘出於南涼。太原楊瑞奉朝命征之。既收復後。唐室已亡。不能归。因遂据而世守之。其事

正相同也。後世议加祠祀固可不必。既无功德之足称。焉用明禋之泛及。然以蹻为路偏施之贬抑。则寃矣。

秦始皇时使蒙恬略通五尺道。

史记秦时當頗略通五尺道。頗置吏焉。

蠻按此不涉滇雲事。但五尺道唐名郎州。後改播州。今之遵義府。為夜郎。且括地正義曰。莊蹻所王在郎卅。昆卅境。然則五尺道蹻之所以入。亦在此耶。故附錄之。

置吏。 汉书秦时略通五尺道。頗置吏焉。

蠻按秦廢封建置郡县。既夺楚巴黔。又略通五尺道。遂立黔中郡。置守尉監屬。黔中郡兼夜郎地。今曲靖。犹是夜郎境。当秦时或亦置吏。再西莊氏所長。原未入秦。当亦不得置吏。故史汉皆曰頗置吏焉。頗差多也。差不多言有无不一也。此西南郡县之始。

滇雲歷年傳卷二

契臯老人倪蠻輯 曾孫慎樞梅岑恭校

起汉武帝元狩元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

通典曰。南蠻其在唐虞与云要質。故曰要服。汉兴以後。西南悉平。始置郡县。

汉书。诸此国置吏。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粤。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食蒙钩孚。向所以来。曰道西北牂柯江。出番禺城下。蒙归。向蜀贾人。独蜀出钩孚。多持矟。出市夜郎。夜郎临牂柯江南。粤以财物役蜀笮。西至桐师。然亦不能反使也。蒙乃上书。说上通夜郎道。置吏上许之。乃拜蒙郎中将。从巴作关入。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乃听约。蒙还报。以犍为郡。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数岁。道不通。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使公孙弘往视。问。报言不便。可且罢。上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令犍为自葆就。元狩元年。张骞言使大夏时。見蜀布邛竹杖。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數千里。或問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言大夏慕中国。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天子乃令王然于等。向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留。為求道。四年余。皆闭昆明。莫能通。使者还。盛言滇大國。足采附。天子注意焉。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南君恐远行。与其久反。东使者及犍为太守。会越已破。中郎将鄂昌卫广引兵。還行。誅屬漢道者且南。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始倚南粤。南粤天遠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粤破後。誅且南。邛君并东作侯。冉駒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駒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